

高爾基
巴金
作譯

草原故事

文化生活叢刊

VII



高 爾 基 像

蘇 聯 索 洛 維 克 木 刻

小引

近年來一種渴望不斷地折磨着我的心。生活在這狹的籠中，我渴望着廣闊的草原，高大的樹林，以及那比生命還要寶貴的自由。然而現實的黑暗給我摧毀了這一切。只有在這生活的廢墟上悲哭。可是這其間也曾有過好夢來安慰我。

據說俄羅斯人是善於做夢的。他們真是幸運兒！席尼特金說過：「世間最偉大最耐久的東西就是做夢的人的手工成績。不能做夢的行動的人便是毀壞世界者；他們是與敦堡一流的人物；這些野蠻的力量要留點痕跡在時間之沙上面，除非先把時間之沙浸透了人血。只有像高爾基和托爾斯太那般善於做夢的人才能夠從海洋與陸地的材料中建造出一個仙話，才能夠從專制與受苦的混亂中創造出一個自由人的國土來。」

高爾基自然是現今一個偉大的做夢的人。這草原故事 (Stories of the Steppe)

便是他的美，麗而有力的仙話牠的價值，凡是能夠做夢的人都會了解。我希望我的翻譯還能夠多少保存一點原作的那種美麗的，充滿了渴望的，憂鬱的調子，同時還能夠使讀者嗅到一點俄羅斯草原的香氣。

一九三三年二月巴金在上海

● H. T. Schneekind 本書英譯者兩人之一，另一人爲郭爾登 (J. Golden)。

目 錄

馬加爾周達	一
因了單獨的原故	三
不能死的人	七

馬加爾周達

一股潮濕的寒風帶着擊岸的波浪和水邊叢生的矮樹二者的悵鬱的私語吹過了草原，時而一團團枯黃的落葉被風趕着，捲進了營火堆裏，煽旺了火勢，於是一線火光侵入了那包圍着我們的黑暗，穿透那秋夜，顯出來左邊的無垠的草原和右邊的無涯的海洋，馬加爾·周達背向着海蹲着，這個年老的吉普色人，被派來看守我們那帳篷的馬羣，帳篷離我們這裏有五十步的光景。

他似乎全然不覺得寒風的吹打，風吹開了他的吉普色的外衣，露出他的毛蓬蓬的，黃銅色的胸膛，毫無憐憫地鞭打牠，他斜倚着身子，他那坦白的，強壯的，美麗的臉掉過來對着我，沉思地狂吸他的那隻大煙斗，從口裏，鼻裏噴出了濃煙。他那一對不動的眼睛凝

視着我背後那片死一般靜寂的草原上的無邊的黑暗。他不歇口地對我講話，毫不躲避風暴的無情的打擊。

「法爾康，你果然加入我們這一夥裏來嗎？好極了！你還了一條很好的路。我們大家都逃不掉各人的命運。去到各處走走，見見世面，等到你看得夠了時，就躺下去死——不過如此而已。」

「生活別的人？」他繼續說，「哼！這和你有什麼關係？你自己不就是生活的一小部分嗎？至於別的人呢，他們沒有你已經過得很好了，他們以後沒有你，也會繼續活下去的，你以為有什麼人需得着你嗎？你不是麵包，又不是木棒；人家要你來做什麼？」

「你說，去學人，去教人嗎？你能夠學到怎樣叫人快樂的方法嗎？不，你不能夠。你只有漸漸變老了，那時候你便要說你應該教別人。然而你拿什麼來教人呢？每個人都知道他自已所需要的是什麼。聰明的人把什麼都拿去了，愚蠢的人雙手空空，每個人都會自己學習的……」

「人類真是可笑的東西，世界上本有這麼多的空地地方。他們却偏偏擠在一堆，擠得大家都活不了。」他說着把手伸出去指着那廣闊的草原。「他們永遠不歇地作工。爲什麼爲的誰沒有一個人曉得。你看見一個人在耕田，就會想起先揮汗耕田耗費了他的精力，然後就兩足一伸，把自己的屍體躺在這塊地裏面，讓他腐爛。沒有一點東西留着，他連自己下的種子也來不及收穫，他死了却和生下來的情形一樣，是一個呆子。」

「難道他生下來就是爲了這個嗎？——爲了在土地上挖來挖去，甚至於連自己的墳墓也來不及預備好就死去的這樣一回事嗎？他懂得自由嗎？他知道草原的廣闊嗎？他會聽見海洋的私語而感到歡喜嗎？哼！他生下來便是一個奴隸，他一輩子都是一個奴隸，如此而已。他不能夠幫助他自己，縱然他後來稍微變得聰明一點，也不過是把一個活套放在自己的頸項上罷了。」

「然而我呢，——你看我活了五十多年，看了不少的事情，如果我要把牠們通通寫了下來寫在紙上，那麼像你的那個口袋，就是裝滿一千個口袋也還不夠，不錯，而且一定

還有一些會被忘掉的。看你能不能指出我沒有到過的國家。哈，我所到過的國家，有的你連名字也沒聽見過。飄游，飄游，在一個地方只住短短的時期——這就是生活的方法。爲什麼不呢？你看白天和黑夜，環繞着地球彼此爭逐，永遠向前，沒有一刻停止，我勸你也學牠們那樣，永遠動着，而且不要去想到生活，免得給自己招來煩厭。因爲你愈想到生活，你便愈不喜歡生活，事實常常是這樣。我自己也有過這樣的經驗。法爾康，是的，我都經歷過來的。

「我坐過監牢；這是在加里西亞，在牢裏我有很多的工夫深思玄想。我生在這世界上來做什麼？我常常這樣地問我自己。我把這些思想裝進我的頭腦裏去，只爲的是藉此可以打破生活的單調——因爲在監牢裏面生活真是單調得很！在這種時候，我每從鐵格子窗裏望出去望着那綠的田野，我的心就被渴望重重地壓着。我的心好像是被夾緊在鉛子裏一般……不錯，法爾康，我們活在這世界上就是了。誰知道是爲什麼？沒有一個人知道的。而且問也沒有用處。你只要盡量去生活就好了，你只管飄游，只管到處看看，見

見世面，那你就不会再渴望你所不會得到手的東西了，決不會的，那時候我真可以用我的腰帶自盡。法爾康，是的，這我都經歷過的。

「呼！記得有一次我和一個人講過話……他是一個嚴肅的人——他還是你的同鄉，一個俄國人。他說：「你不該隨你自己高興去生活。你當遵從上帝的意旨。你只要跪倒在上帝腳下，上帝就會把你所要的東西通統給你。」然而這位朋友自己穿的永遠是一套滿了孔的破衣服。我告訴他要他用他的禱告去弄一套新衣服來穿。他却發起脾氣來，罵我，把我趕開。他素來是宣傳愛，宣傳寬恕的。那麼我說話傷了他的驕傲的時候，他也應該寬恕我才行。這真正是一位好教師！他們教你不要多吃，而他們自己每天却大吃十次……」

他向着火裏吐了一口痰，過後就不作聲了，重新裝滿他的烟斗。風勢已經變弱，成了一種微和而憂鬱的悲泣，馬羣在黑暗裏長嘶，從帳篷裏送出來一陣柔婉而悲哀的歌聲，唱歌的是美麗的嫩加，這是馬加爾的女兒。我認得她的聲音的柔潤圓滑，不管她在唱一

曲歌或者單單說一聲「早安」，她的聲音總是非常令人傷感，而且還充滿着渴望和不滿。在她那褐色的，無光澤的面貌中有一種壓抑住的皇后的驕態，在她那一雙常罩着愁雲的暗褐色的眼睛裏閃爍着她的嬌媚之自信的力量，和她的美麗之不可抗拒的魔力，同時還顯露出她那對於她自己以外的一切東西的輕視。

馬加爾把煙斗遞給我。

「抽煙罷！這女孩唱得不好嗎？你不這樣想嗎？你喜歡有一個像她這樣的女郎愛你嗎？你不喜歡那真好極了！你很有理。不要相信女人，遠遠避開她們。固然和一個姑娘親嘴是比吸我這隻煙斗好得多，快活得多。但是你一旦親了一個女人的嘴，你的心的自由就死去了。一個女人縛住了你，她的帶子是看不見而且扯不開的，你失掉了你的全個靈魂，可是得不着一點東西做代價。聽我的勸，要謹防着女人。她們常常說謊，這些蛇……」

她對你說，「世間我最愛的就是你。」然而你如果偶爾用針戳她一下，她就會要你的命。我知道的！天曉得，我知道得多麼清楚！法爾康，你如果肯聽，我便給你說一段故事。但是最

要緊的是你應該當心，那麼你才可以做一輩子的自由的烏兒。

「從前有過一個吉普色的少年，他的名字是佐拔兒，洛伊可·佐拔兒。凡匈牙利，波希米，斯拉窩尼亞以及其他沿海各國的人都知道他，因為他是一個勇敢的孩子。在那一帶地方每一個鄉村裏至少有十多個人曾當天發誓要殺死佐拔兒。然而他依舊活着。如果他看上了一匹馬，要打牠的主意，那麼縱使有一隊兵在看守，也會被他把那畜牲騎走的。哼！他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便是魔王帶了他的全隊地獄的兵來打他，他會隻手來抵抗，而且我相信魔王的牙牀也會嘗到佐拔兒的拳頭的滋味。

「凡是吉普色營帳，無論是聞名或見面，個個人都知道他，他只愛馬旁的東西他都不愛，便是馬，他也不過是愛牠一會兒。得了一匹馬騎牠跑了一趟，他就不要牠了。賣了馬所得的錢，無論誰向他討，他都肯給。他沒有一件東西是不可以拿來和別人分的。便是你向他討他的心，他也可以把牠從胸膛裏挖出來給你，只求討你的歡喜，法爾康，他便是這樣的一個人！

「記得大約在十年以前，我們那一夥人那時候正飄游過布柯維納。有一次在春天——這事情我還記得清清楚楚，就彷彿是昨天的事一般——我們正在休息；我，鄧尼拉（那個曾經跟着噶蘇士打過仗的老兵），老魯爾，還有其餘一切的人，鄧尼拉的女兒娜達也在那裏。

「你認識我的嫩加，是不是？她不算是一位女中皇后嗎？然而嫩加可不能與娜達相比，否則未免太抬高嫩加的身份了。世間實在沒有語言可以把娜達形容出來的。我們也許可以用提琴來比喻她的可愛，然而事實上只有那個懂得提琴如何懂得他自己的靈魂的人，只有他才能夠扣出那種調子來比喻她的可愛。

「許多青年人的心都給她毀掉了，天曉得，不知有多少哩！有一次一個有錢的老年人看見了她。他的眼光一落到她身上，他就不能夠動彈了，好像身子癱了似的。他坐在他的馬卜，注視着她，身子戰抖起來像患着熱症一般。他生得漂亮，他的外衫上繡着金線，當他的馬用蹄子頓着地的時候，他的佩刀便在他的腰間電光似地閃爍着……佩刀的全

身都嵌着寶石，他的帽子上的發亮的藍天鵝絨正像一片青天……他真正是一個高貴的貴人！他把娜達望了又望，然後對她說：「給我親一個嘴，我就拿一袋滿滿的金錢做報酬！」她只把身子掉開，就完了。他又說：「原諒我。就算是我得罪了你，你至少也得給我個面子，對我笑笑，不是嗎？」他這樣貶低了他的身份，把一袋金錢擲在她的腳下——兄弟，這真是滿滿的一大袋！然而娜達只用腳把牠踢到滿是灰塵的路上去，這樣就完了。

「呵呀！你就是這樣的一種女子嗎？」這富翁喃喃說，一面打他的馬。他去了，留了一陣灰塵在他的後面。

「第二天他又來了——」她的父親是誰？他高聲叫道，他的聲音響徹了帳篷。鄧尼拉走上前去。「把你的女兒賣給我，讓你自己定價錢。」然而鄧尼拉回答道：「這種風俗只是在大人先生們中間纔有的；他們什麼東西都肯賣，從他們的豬買起，一直賣到他們的良心為止。但是我跟着嗎蘇士打過仗，我是什麼東西也不肯出賣的。」那位貴人大發脾氣，伸手握着他的刀柄，然而恰恰在那時候，我們的一個夥伴馬上把一根燃着的火

柴放進他的馬的耳朵裏，馬跳了起來載着他一起跑開了。我們便收了帳篷，往前而飄游。我們飄游了兩天，可是他依舊趕上了我們！他說：「喂，朋友們，我對着你們，對着上帝，良心是很坦白的。把這姑娘給我做妻子，那麼我的一切東西都可以拿出來和你們公用。我很冇錢呢！」他激動得很厲害，他坐在馬鞍上身子抖個不住，恰像一片草葉在狂風暴雨中顫動那樣。

「好，女兒，你說！」鄧尼拉不高興地喃喃說道。

「要是一隻老鷹的女兒甘願走進一隻烏鴉的窠裏，那麼她會成了一個什麼東西呢？」娜達問她的父親道。

「鄧尼拉笑了，我們大家都笑起來。」

「好女兒，說得好！老爺，你聽見了沒有？這做不到！你還是去找一隻小鴿兒罷——她們倒是比較柔順得多。」

「我們又向前走了，這位貴人揭下他的帽子擲在地上，便打起馬去了——他跑得

那麼快，連土地也震動了。法爾康，她便是這樣的一種女子！

「是的，有一晚上我們大家都坐着靜聽。草原上盪漾着音樂。這是一種奇妙的音樂。牠使得我們的熱血沸騰起來，好像把我們喚到什麼地方去似的。我們每個人都覺得這音樂好像給我們喚醒了一種空泛的渴望，渴望着不是死，就是活着做全世界的主人。法爾康，就是這樣的一種音樂！」

「這音樂愈過愈近。忽然間一匹馬從黑暗裏走出來，馬上坐着一個男子，在拉胡琴，一面向我們走來。到了營火旁邊，他便勒住馬停止拉琴，對我們微微一笑。」

「呀！佐拔兒，原來是你！」鄂尼拉快活地叫起來。

「那人便是洛伊可·佐拔兒。他的鬚髯下垂到肩上，和他的銅褐色的頭髮混在一起；他的眼睛明星似的閃耀着，他的笑容非常光輝美麗，他和他的馬像是一塊兒鑿出來的。他坐在馬上，熊熊的火光照着他，好像全身塗着血，他笑的時候，露出一排發亮的牙齒。我敢發誓：縱使他不曾和我說一句話，或者他竟然不知道世上還有我這麼一個人，我

一旦遇見他，連我也會立刻愛上他的！

「是的，法爾康，這種人我們有時候也會在世上遇見的，他的眼光一旦看入你的眼睛裏面，他就捉住了你的靈魂。你自己不但不以這爲辱，反而會驕傲起來。你和這種人接近以後你自己也會變好的，朋友，世界上像他這樣的人是不多見的，而且也正應該如此。如果世間好的太多，人家也就不會以爲那是好的了。情形就是這樣！然而你且聽我講以後的事罷。

「娜達說：「洛伊可，你拉得很好。誰給你做的胡琴，有這麼圓潤的音調？」

「佐拔兒笑起來。『是我自己做的。這胡琴不是用木料做的，是用我所熱愛的一個年青姑娘的胸膛做成的；琴絃是用她的心絃練成的。然而這胡琴還不見得十分完全，可是我知道怎樣用我手裏的弓去拉牠。你明白嗎？』

「你知道我們吉普色人起初就要蒙着女人的眼睛，免得她們引動我們的心，反而該讓她們自己的心裏充滿了愛慕我們的心思，佐拔兒也是這樣做的。可是他却看錯了

人。娜達掉過身子打個呵欠，一面說：「哼！人家還對我說，洛伊可聰明伶俐，原來他們是對我說謊！」她說畢就走開了。

「哈哈，美人兒！你的嘴真厲害！」佐拔兒眼光灼灼地叫道，他一面跳下馬來。「喂，夥伴們，我來了！」

「呵，鷹兒，我們歡迎你。」鄧尼拉回答道。我們互相擁抱了過後，又閒談了一會兒，於是大家都去睡了……我們睡得很熟……第二天早晨我們看見佐拔兒頭上纏着縛帶。什麼事？他說他的額角被馬蹄踢傷了。

「哼！我們知道這是一匹什麼馬，我們大家忍不住在暗笑。鄧尼拉也微笑着。爲什麼？難道佐拔兒配不上娜達嗎？決沒有這樣的事！一個女子雖然可以長得十分美麗，可是她的靈魂還是一樣地卑下拘束，縱使你掛了一袋金子在她的頭上，她還是不能夠變得比本來好一點。這不會錯的。」

「我們就這樣地在那地方過活下去，生意很好，佐拔兒還是和我們在一起，法爾康，

那個人真是你的好夥伴呢！他的聰明比得上老年人，無論什麼事他都精通；他還懂得俄文和匈牙利文，能寫能讀。當他說話的時候，你便連睡也不想睡了，只要來聽他談話！他又會拉琴——我敢發誓說世界上再沒有一個人拉得像佐拔兒那樣地好。當他把他的弓在琴絃上拉第一聲的時候，你的心禁不住跳動起來，等到拉第二聲時，你的心又會停止跳動了。可是他依舊會拉下去，一面還對我們微笑。我們聽着他的琴調，不覺同時想笑又想哭。時而你可以聽見一種拖長的求助的禱告，牠的悽楚像利刀似地割着你的心。時而琴上又迴響着草原的曲調，對天空敘述一些仙話（呵，是那種憂鬱的仙話！）然後是一個少女訣別她的情人時的低泣。過後又是她的勇敢的情人呼喚她同進草原的笑聲。突然間一陣自由活潑的音調像一道瀑布似的從他的弓上流出來，這時候便是太陽也似乎依着這音調的節奏在天空中跳舞起來了！法爾康，就是這樣的一種音樂！

「這音樂把你的每根神經都震徹了，你完全成了牠的奴隸。這時候如果佐拔兒叫道：『夥伴們，拿起武器來！』那麼只要他隨便指定一個人，我們大家都會聽從他的話把

刀刺進那人的心窩。他可以隨便叫我們做什麼事，我們愛他，我們愛他到十二分。只有娜達一個人不去理他。這並不算壞事，然而她却常常玩弄他。她好像把佐拔兒的心夾在一把鉗子裏面。佐拔兒咬他的牙，扭他的鬍鬚。他的眼睛比深淵還黑，然而卻也時時閃着兇猛的光，使得我們的心裏充滿了恐懼。到了夜裏，他這個不怕一切的佐拔兒深入到草原裏面去，讓他的胡琴悲鳴到破曉時分。這胡琴悲鳴着，因為他的自由已經死了。我們躺在帳篷裏睡不着，心裏想道：「有什麼辦法呢？」我們深知這兩塊岩石滾擗在一處，要立在牠們中間就只有死。法爾康，情形就是這樣！

「有一天我們大家都聚坐在一處，談論着我們的生意。我們談得乏味，鄧尼拉便說：「佐拔兒，給我們唱一首歌拉一個調子給我們開開心！」佐拔兒向娜達看了一眼，娜達這時候仰臥在地上，離我們不遠，她的臉向着天。於是佐拔兒拉起他的弓，胡琴開始訴着，好像牠真是一個少女的心，佐拔兒唱道：

「我飛越過廣闊荒涼的草原，
我的心裏燃着強烈的火燄。
駿馬兒奮起那追風的蹄子，
奔騰着像穿雲的羽箭一般。」

娜達掉過她的頭，用肘支起她的身子，望着佐拔兒的眼睛微微一笑。他的臉馬上變得像朝陽那樣的緋紅。

「亥何！我們要飛騰而去，
從黑夜去到白日之門！
我們衝開瀚漠的彩兒，
見朝陽正與羣山親吻。」

我們伴着太陽終日飛奔，

在天空中散佈輝的光明，

我們又從正午飛到午夜，

去休息在那明月的上層。」

「他就是這樣地唱的！如今沒有一個人能夠像他這樣地唱了！然而娜達只是像在一灣出一個篩子裏面的水似的說道：「洛伊可，如果我是你，我一定不願意飛得這麼高。你會跌下來，把鼻子陷在泥潭裏，弄髒了你的鬍鬚。你還是當心一點好！」佐拔兒睨視着她，過了一會兒，不說一句話。然後又捺住他的怒氣繼續唱道：

照見我倆醒睡未醒。

我們將雙雙地死去，

在那烈日的紅光裏。」

「這才配稱爲一首歌！」鄂尼拉說——「我一輩子從沒有聽見這樣的歌。我發誓我說的是真話！」老魯爾在撫鬚聳肩。佐拔兒的這首歌把我們大家都深深地感動了。然而娜達却不喜歡牠。

「她說：「一隻蒼蠅想學老鷹叫的時候，也會噙噙的這樣吵過。」我們大家都覺得好像她給我們當頭潑了一盆雪水。」

「娜達，你許是想吃一頓鞭子罷，」她的父親說。然而佐拔兒却把他的帽子擲到地上，眼睛裏射出光，叫道：「鄂尼拉，不要這樣！一匹怒馬是需要啣一片鋼鐵的。我請你答應我討你的女兒！」

「鄧尼拉微笑地答道：「說得好。只要你願意而且你有本領討她的話，就把她拿去罷！」

「很好，」佐拔兒回答道，便轉身向娜達說：「喂，我的漂亮的姑娘，好好聽我說，不要那麼驕傲。我認識不少你的姊妹們，真的，我認識不少的女子。可是她們裏面沒有一個像你這麼地引動了我的心。唉，娜達，我的靈魂已經被你鎖住了。……那麼我怎樣辦呢？要來的事情終久會來的。不錯，世間沒一匹馬能夠把你從你自己那裏載起跑掉！我當着上帝，當着你的父親，當着所有這些人的面前求你嫁給我。但是你當心不要干涉我的自由——因為我是一個自由的人，我高興怎樣生活就怎樣生活！」說畢他緊閉着嘴唇，向她走去。他的眼睛光閃閃的，他走上前去抱她。……「哈哈，娜達終於把馬銜放進那匹草原上的駿馬的口裏了，」我們這樣地自言自語，但是突然我們看見他伸手向空中一揮，便挺直地仰臥在地上！……

他跌下去，好像中了鎗彈一般。這是怎麼一回事？原來是娜達幹的。她早把一條鞭子

纏繞着他的腿，狠命地拉過來，於是佐拔兒就跌倒在地上了。

「她便又躺下去，微笑地望着天。我們等着看佐拔兒怎樣辦。然而他却坐在地上，雙手壓緊着額角，好像怕他的頭會炸裂一般。過後他又平靜地站起來，慢慢走入草原去了，並不向我們這方面看一眼，老魯爾對我低聲說：「跟着他！」我便暗暗地跟着佐拔兒走入草原，走入夜的黑暗裏去了。法爾康，就是這麼一回事……」

馬加爾敲出了煙斗裏的灰，重新把煙裝進去。

我縮在我的大衣裏面，看着馬加爾的破寒風和烈日弄黑了的臉。他嚴肅而深思地搖他的頭，喃喃地說一些我聽不見的話語；風吹弄着他的蓬蓬的頭髮，他那灰白色的濃鬚也在風裏戰抖不止。他這個人好像是一株老橡樹，雖然受了雷電的打擊，依舊巍然立着，帶着凜然不可侵犯的氣概。海和岸不住地在一起私語，寒風使把牠們的語聲送過草原。嫩加已經不唱了，滿天的黑雲使這秋夜變得更黑暗，更可怕。

「佐拔兒慢慢兒一步一步地走着，頭俯下來，兩手垂着，沒有一點氣力，沒有一點生

趣。他走到河邊的灘上，在一塊石頭上坐下，呻吟起來。他呻吟得那麼傷心，使我的心裏也充滿了同情。但我却不走近他的身邊，我知道話語是不能夠安慰一個人的煩惱的……他這樣地坐了一點鐘，兩點鐘，三點鐘——他坐在河邊動也不動一動。

「我躺在離他沒有多遠的地上。是一個明亮的夜，月亮把牠的銀光照遍了整個草原，無論什麼東西都看得見。

「忽然我看見娜達從吉普色的帳篷裏走出來，向着佐拔兒急急地走去。我那時真是十分快樂！娜達畢竟是一個很不錯的女子，她走近他的身旁，可是他卻沒有聽見她的腳步聲。她把手放在他的肩上。佐拔兒驚了一下，把手從臉上放下來，抬起他的頭，可惜你不曾看見他那時候跳起來抓住他的刀柄的樣子！我自語道：「他要殺死那女子了！」我正要走到帳篷那里去求救，忽然聽見她說：「丟開牠！不然我打碎你的腦子！你看這是什麼？」原來娜達拿一支手鎗指着他的頭。法爾康，她真是一個魔鬼般的女子！我想：「現在他們兩個勢力相等了。不曉得以後會有什麼花樣！」

「娜達把手鎗放進她的皮帶裏，一面說下去：「聽我說！我不是來殺你，是來和你講和的。把刀子丟開罷！」他果然丟了刀，兇惡地望着她。兄弟，真奇怪！這兩個生物互相望着，正像一對猛獸，然而他們又是兩個多麼勇敢出衆的人物。只有明月和我看見他們……此外再沒有一個別的人。」

「娜達說：『洛伊可，聽我說。我愛你！』他只聳了聳肩，好像手脚都被人縛住了似的。她又說：『我見過了許多的年青人，然而你比所有其餘的更勇敢，更漂亮。別的人只要破我看了一眼就會馬上剃光他們的鬍鬚，只要我叫他們跪下，他們就會立刻拜倒在我的腳下，但是還有什麼用處呢？他們的一切行為都不能夠使我歡喜，我只把他們當作婦人一般看待。洛伊可，世界上勇敢的吉普色人真正少得很。我以前並不會愛過一個，可是現在我却愛上你了。然而我還愛我的自由，洛伊可，我愛你還不及我愛牠，但是沒有你我又不能夠活下去，猶如你沒有我也是不能活一樣。所以我願意你來做我的人，把你的全個心，全個靈魂都給我。你聽見嗎？』」

「他微笑道：『我聽見了。我滿心樂意聽你的話，再說下去！』」

「洛伊可，我還有一句話對你說，總之，不管你怎樣，我一定要強迫你做我的人。所以我勸你不要耽擱時間，因為我的接吻和擁抱都在這裏等着你——洛伊可，我的接吻和擁抱是最熱烈的呢！在我的溫暖的懷裏你會忘記你的勇敢的生活，而且你那使得吉普色人個個歡喜的美麗的歌聲也不會再在草原上迴響了……你只唱溫柔的情歌給我聽，給你的娜達聽……不要耽擱了，照我的話做罷。明天你就會順從我，像順從長官一樣。你會當着全帳篷的人俯身到我的腳下，吻我的右手——那時候我就會做你的妻子！」

「這就是那個魔鬼般的女子的要求。這真叫人吃驚。這樣的事只有古時候在門的內哥羅中間有過，可是在吉普色中間却從來沒有這種事情。順從一個女人，法爾康告訴我，你能夠想像出還有比這更可笑的事情嗎？你就想一百年也想不出來，不會的。

「佐拔兒跳起來，發出一聲叫喊，響徹了整個草原，好像一顆子彈打進了他的胸膛。」

娜達戰抖着，然而並不驚慌。

「明天再見罷，明天你就會做我所吩咐你做的。洛伊可，你聽見嗎？」

「我聽見的！我照樣做就是了！」佐拔兒悲聲叫着，向她伸出兩手，可是她掉轉身走了。他的身子搖幌着，像一株被暴風拔起的樹木；他倒在地上，發狂似地同時哭笑起來。

「那個美麗的悍婦把這可憐的人折磨到了這樣子。我費了許多力纔使他清醒過來。」

「我不明白魔鬼看見人們悲哀到這種地步於他自己會有什麼好處？我不明白魔鬼聽見世間男男女女的傷心斷腸的悲聲，會有什麼快樂？不知道那般哲學家對於這一層是否懂得一點？」

「我回到帳篷裏，把所看見的一切都告訴了那般老年人。他們商議了一些時候，最後還是決定靜候着，看事情怎樣發生。事情這樣發生了：第二天傍晚我們大家圍坐在營

火旁邊，佐拔兒來了。他似乎在想什麼，他的面貌瘦得多了，他的眼睛注視在地上，周圍各有一道黑圈。他並不看我們一眼，只是說：「夥伴們，聽我說。這晚上我把我的心搜檢了一遍，我在那裏而再找不出一塊地方來容留我的昔日的自由了。娜達一個人盤據在我的心裏。再沒有別的東西。她來了，這位美麗的娜達，她微笑着好比一個皇后。她愛她的自由比她更愛我，然而，我呢，我愛她却比我更愛我的自由，所以我決定拜倒在她的脚下。她吩咐我這樣做，使你們大家可以看見我這個不怕一切的洛伊可·佐拔兒，平日像兀鷹玩弄鴨子一般地玩弄婦女的人，現在居然屈服在她的愛力之下做她的奴隸了。但從此以後她就做我的妻子，用她的接吻和擁抱來撫愛我，使我不再想唱歌給你們聽，也不痛惜我的自由的喪失。娜達，我沒有說錯嗎？」——他抬起眼睛，憂愁地望着她。她不回答一句話，只是用力點了點頭，用手指着她的腳。我們大家又愁又慙，完全不知道這是什麼一回事。我們很想遠遠地避開，免得真看見洛伊可·佐拔兒拜倒在一個女人的脚下，縱然這個女人就是娜達；我們看見這可悲的情景大家心裏都充滿了羞恥，憐憫和憂愁的感

情。

「好罷？」娜達對佐拔兒說。

「呵，你不要這樣忙。時間還多着呢。總之今天夠你榮耀就是了！」佐拔兒笑起來。他的笑聲就和鋼鐵撞擊的聲音差不多。

「夥伴們，這故事的元元本本我都說出來了，我還有別的什麼辦法呢？我想，我應該看看娜達的心是否果真這樣地硬。我現在就要來看了……親愛的夥伴們，原諒我！」我們還不會明白佐拔兒的意思，便看見娜達已經倒在地上了，她的心窩裏刺着佐拔兒的彎刀，只剩了刀柄在外面。我們癡立不動像癱了一樣。

「娜達自己把刀子從心窩裏拔出來，擲在一邊，把她的黑髮塞一縷在傷口裏，微笑了一下，高聲朗朗說：「洛伊可，永別了。我早知道你會這樣做的！」……她說了這些話就死了。」

「法爾康，你現在該明白她是什麼樣的一種女子了罷！我敢發誓說她是魔王的親

生女兒是的，朋友，不會錯的！

「阿，我的驕傲的皇后，我要拜倒在你的腳下了！」他，這個佐拔兒高聲叫着，他的叫聲響徹了草原。他伏倒在地上，把他的嘴唇緊緊地壓着死了的娜達的腳。他躺着不動，彷彿也死去了一般。我們都摘下帽子，默默地環立在他們兩人的周圍。

「法爾康，你對這樣的一個故事覺得怎麼樣？」

「後來魯爾似乎要說「我們應該把他縛起來！」但事實上不會有人肯去縛洛伊可·佐拔兒的，魯爾也知道這個。然而還是鄧尼拉去拾起了娜達擲在一邊的刀子，把牠細細看了一些時候。他的嘴唇禁不住戰抖起來。刀子上面的娜達的血還有熱氣，刀子又彎又利！鄧尼拉走到佐拔兒的身邊，把刀子插進佐拔兒的背，正刺在心上，因為鄧尼拉這老匠畢竟是娜達的父親。

「佐拔兒回頭望着鄧尼拉，聲音朗朗的說：「做得好！」說罷便倒在娜達的身邊，他的靈魂跟着她的離了這世界。」

「在我們的面前躺着娜達，她的手握着一縷黑髮，她的圓睜着的眼睛望着天空，在她的脚下躺着佐拔兒的美麗的身軀，他的頭髮蓋着他的臉，所以我們看不見他的面目。」

「我們站着，大家都沈在深思裏。老鄧尼拉的灰白鬍鬚顫抖着，他的黯黑的眼睛裏射出可怕的眼光。他凝視着天空，不說一句話。然而那年老衰弱的魯爾却把臉俯在地上，孩子似地哭了起來。」

「法爾康！這事情很值得一哭呢！是的朋友，不會錯的……」

「朋友，好了，願上帝和你同在。你以後只管一直向前，不要轉變。你如果在一塊地方停留下來，你不過讓你自己的身子腐爛罷了。法爾康，我的話說完了。」

馬加爾住了口，把他的煙斗放進煙口袋裏去，把外衣拉過來遮住他的胸膛。雨不住地落，風勢比先前更加猛烈，波浪帶着一陣怒吼擊着海岸。馬匹次第走近這快要熄滅的營火旁邊，用牠們的聰明的大眼睛望着我們，繞着我們站着，成了一個大圈子。

「哈卜，哈卜，愛何！」馬加爾親密地喚牠們；他用他的手掌拍着他的愛畜的頭頸；一

面回頭對我說：「該是睡覺的時候了。」他把大衣蒙頭，身子往地上一伸，不多時就睡熟了。可是我不想睡。我隔了這黑暗的草原望着那怒吼的海洋，我彷彿看見了那驕傲而可愛的娜達的皇后般的風姿。她手裏握着她的那一縷黑髮，緊緊地壓在她的傷口上，她的臍上的血沿着她的細長的手指滴下來，一滴一滴地落在地上，像紅色的火星。

在她的身後，緊靠着她的脚跟，出現了那勇敢的洛伊可·佐拔兒，他的臉被他的濃密的黑髮掩遮住了，在頭髮後面他的大顆的冷淚落下來，成了一股水流……

雨落得更急，寒風唱着一曲悲哀而莊嚴的輓歌，哀悼這一對驕傲的青年男女——洛伊可·佐拔兒和老鄒尼拉的女兒娜達。這兩個影子在黑暗中旋轉地默默追逐着，是那歌人佐拔兒永遠追不上他所鍾愛的驕傲的娜達……

原书空白页

因了單調的緣故

一

噴着陣陣濃密的灰色煙霧，客車像一條大爬蟲似的消失在草原的遠處，淹沒在黃色的麥海中去了。火車的響聲似乎和煙霧一起沈沒在悶熱的空氣裏，暫時打破了這廣闊的荒原上的岑寂，在這荒原中央有一個小車站，因了牠的孤獨，便給了人一個悲哀的印象。

火車的悶住而急迫的鬧聲漸漸微弱，終於消失在無雲的藍空下面，那時靜寂又恢復了牠的威壓的統治，加重了草原的淒涼的單調。

草原這時變成了金黃色；天空又是清澄的藍色，這兩種顏色都是廣闊得一望無際。火車站的暗黑的牆壁立在牠們的中間，正像一筆意外的畫筆塗在那幅憂鬱的畫的中央，把一個缺乏想像與靈感的畫家所苦心繪出的那幅圖畫弄壞了。

每天正午和午後四點鐘的時候都有越過草原的火車到站，在站上共停四分鐘。只有這幾分鐘寶貴的時間纔給車站帶來了熱鬧與激動：牠們給了車站職員以各種的印象。

每一班車總有一大羣穿着各種服裝的各樣的人，他們只出現一會兒：在客車的小窗裏露出他們的半身，帶着疲倦的，不能忍耐的，淡漠的臉色，急急過去了。信號發了，汽笛叫了，他們又帶着一陣使人頭痛的喧鬧跨過草原飛馳去了，去得遠遠的，向着城市馳去，在那里擁擠着男男女女，過着一種緊張的生活。

在那幾個厭煩了這種孤寂生活的車站職員，觀看來往乘客的面孔倒是最有興味的事；在火車開行以後，他們彼此交談着他們方纔匆忙地蒐集起來的印象。在他們的四

周，橫臥着寂靜的草原，在他們的頭上飄浮着淡漠的藍天，在他們的心裏隱伏着朦朧的羨慕；他們羨慕那些乘客每天經過這里急急地到未知的地方去，而他們却留在這里，做荒原的囚人，好像與人生完全隔離，而且每天除了二百四十秒鐘外，便不能夠看見任何人的面貌。

火車去了以後，他們還留在月台上，好像腳牛了根似的，眼光追逐着那消失在黃金色的麥海中的黑線，他們默默地望着那拋撇了他們而向前飛馳去了的人生。

這時他們幾個人差不多全在月台上：站長，這是一個肥胖的紅臉漢子，有着哥薩克人的鬚髥；他的助理員，一個髮色淺紅鬚短而尖的青年人；站丁陸加，是一個身材矮小，為人狡猾，而愛管閒事的漢子；一個轉轍手名叫郭莫左夫的，是個沉靜寡言的農夫，身子結實，有一頭的黃髮，圓圓的臉上常常帶着莊重的表情。

站長太太坐在車站門邊的一個發子上，她是一個短小的肥婦，很怕熱；懷裏睡着一個嬰孩，他的雙頰和母親的雙頰是一樣紅，一樣肥脫。

火車頭和客車下了斜坡，不見了，好像土地把牠們吞食了一般。這時站長便轉身向他的妻子說：

「喂，蘇菲亞，茶罐預備好了嗎？」

「好了，」她帶着憔悴的聲音溫和地回答說。

「陸加喂，這里來，去把路打掃乾淨。你不看見他們把路上堆滿了各種髒東西嗎？」

「是，我知道，馬特維·葉哥洛維奇。」

「很好。尼可拉·彼得洛維奇，我們去喝茶嗎？」

「好，免得破例，」助理員這樣回答。

四點鐘的火車去了以後，站長馬特維·葉哥洛維奇使向他的妻子說：

「喂，蘇菲亞，午飯好了嗎？」

於是他向陸加發命令——總是一樣的命令，又招呼那個素來和他在一起吃飯的助理員道：

「好……我們吃飯嗎？」

他的助理員回答得很得體：

「照常罷。」

他們從月台走進飯廳，飯廳裏有許多花，還有幾件傢具，在這裡，可以嗅到廚房的味道和嬰兒的襁褓的氣味；他們圍着餐桌坐下，便談起方纔客車經過時的見聞。

「尼可拉·彼得洛維奇，二等車裏的一個穿着黃色衣服的褐髮婦人，你注意到沒有？她真是美得很！會叫你目瞪口呆的！」

「倒不壞，不過打扮得沒有風趣，」助理員回答道。

他說話總是說得很短，很簡潔，因為他相信自己是一個熟識人生的，受過教育的人。他進過專門學校。他平時愛把名人的名言或者他偶爾讀到的書籍和日報附刊之類裏面的警句抄錄在一本黑色布面的袖珍記事冊裏。站長從來沒有和他爭論過；對於和職務無關的一切事情，他都聽從助理員的話。他尤其喜歡尼可拉·彼得洛維奇的記事冊。

裏面的聰明的警句，他還明白地稱讚過牠們。可是這一次關於褐髮婦人，助理員的「不遇」二字却引起了站長的疑問。

「那麼你不以為黃色是適合於褐髮婦人的了？」

「我指的是她的態度，不是指顏色。」尼可拉·彼得洛維奇解釋說，一面小心地從玻璃罐子中拿出一些蜜餞放在菓品碟子裏面。

「若說態度，那是另外的事情，」站長承認說。

他的妻子也加入來討論，因為這樣的一個題目是她能夠瞭解，而且和她有直接關係。

然而這般人不大肯用心思，所以他們談得很慢，而且很難起動。

靜寂的草原從窗外窺進來，清朗的藍天顯得異常莊嚴。

貨車是常來的，不過車下的人員是他們早已熟識的了。那般人都是無精打彩，瞌睡昏昏的，被這種旅程的單調深深壓迫着。自然有時他們也敘述一件途中發生的意外事

情。但是這類性質的消息並不會引起人去細想：車站職員一古腦兒就把這消息吞下去了，好像好吃的人吞食一盤稀有的美味佳餚，不能夠細嚼出味道來。

太陽慢慢兒從天上降下來，一直到了草原的邊上，牠剛剛要挨到地面，馬上就變成了紫色。一片紅光罩着這平原，喚起了一種恐懼的不足之感，一種對於在這廣漠的荒原以外的遠去了的東西之模糊的願望。太陽的邊緣挨到了地面。在太陽消失後許久，天空中還鳴響着落日的燦爛的光輝之音樂，黃昏來了，溫暖而靜寂。星羣在天空中放出光來，微微地抖動着，好像被地上的那種單調驚嚇了一般。

黃昏一來，草原便漸漸變小了；暮色從四面八方襲來，包圍着車站，夜降臨了，暗黑而憂鬱。

車站上的燈燃起了，信號台的燈光比別的更高，更亮。在牠的周圍是黑暗與靜寂。

於是鐘聲接連地鳴着：這是火車快到的信號；喪鐘般的鳴聲越過了草原，很快地就在那里消失了。

鐘鳴後不多一會兒，一道灼灼的燈光便愈過愈近了，在草原的靜寂中又戰抖着火車的悶住的鬨聲，火車被黑暗包圍着，向着那靜寂的車站淩淩前進。

二

站上的下層階級的生活和前面所述的上流階級的生活略有不同。站了陸加終日只想跑開去看他的妻子和兄弟，他不斷地和這個慾望奮鬥；他的妻子和兄弟都住在城裏，離這里有七個俄里的光景。他的家就在那地方，每一次他叫那個沉默寡言閒暇無事的轉轍手給他在站上幫忙的時候，他總是這樣對那人說。

郭莫左夫一聽到「家」字，總要大大地嘆氣，向陸加說

「是的，你不錯……一個人應該照應自己的家……」

另一個轉轍手阿法拉西·雅哥德加是一個老兵，有一張紅紅的圓臉，蓋着一頭的灰髮，喜歡取笑人，作弄人。他不肯相信陸加的話。

「家」他譏笑地叫起來，「他的妻子！我知道這是什麼意思。你的妻子是一個寡婦嗎？再不然也許是一個兵士的老婆？」

「閉嘴，你這雀鳥王！」陸加侮慢地回答道。

陸加給雅哥德加起了個渾名，叫做雀鳥王，因為這個老兵很愛雀鳥。他的家裏，裏面外面到處都是雀籠鳩巢；整天到處都聽見雀兒的叫聲。被他囚禁起來以後，鸚鵡天天在唱牠們的單調的「還債，還債，」噪林鳥在哼牠們的長篇演說，五色鳥不倦地啁啾着，這樣點綴了他的愁鬱的生活，給了他一點生趣。他在工作完畢以後的空暇時間裏，便來照應這些雀鳥，他待牠們很小心，很慈愛，他却不大高興和他的同事們往來。

他稱陸加為一條蛇，叫郭莫左夫做愚夫，而且公然給他們起個綽號「色鬼，」說他們該挨皮鞭。

陸加並不大注意他的話；不過要是他果然把陸加惹得動氣了，陸加就會用最厲害的話把他罵許久。

「老廢兵！老耗子！你懂得什麼？你一輩子就在大礮後面捉田雞。誰叫你來說話？回到你的鸚鵡那裏去罷，——去指揮牠們，去管你的雀鳥！」

雅哥德加受了站丁的辱罵後，便心平氣和地到站長那里去訴苦；站長却咆哮起來，說他不高興別人到他那里去拿無聊的事情麻煩他，就不客氣地叫老兵走開了。於是老兵又去找陸加，還罵一通，但自己却毫不動氣，只是鎮靜地拿滿有意思的罵語來咒陸加。直到後來陸加忍不住跑開了，留下他一個人在那里，他纔閉了嘴。

「你能夠做什麼呢？和那傢伙在一起是沒有辦法的，自然這很無聊，不過這也沒有什麼。」不要論斷人，免得你們被論斷。……」陸加說完便跑開了。

有一次那個老兵聽見，便以一陣大笑來答他。

「你這學舌的鸚鵡！不要論斷，不要論斷……」爲什麼，倘使人們不互相論斷，他們還會有什麼話可說呢？」

在站上除了站長太太外還有一個女人——廚娘。她的名字叫阿利娜，年紀差不多

有四十歲，生得十分醜陋；身體肥大，乳房垂下來，成了兩大堆，常常是污穢，襤褸。她走起路來搖搖擺擺像一隻母鴨。在她的生滿了雀斑的臉上有一雙突出的小眼睛，四周都是皺紋。這個醜婦的性情却是很柔順，很服從的。她的肥大的嘴唇老是捲起來的，好像她想哀求一切人的寬恕，她想跪在他們的腳邊，却又不敢哭出聲來。郭莫左夫在站上住了八個月，並沒有特別留意到她；他無論什麼時候遇見她，只是簡單地和她道個「日安！」她也是同樣地回答他一個「日安！」他們交談了兩三句話，便各自走開了。然而有一天郭莫左夫却走到站長的廚房裏，請阿利娜給他補幾件襯衫。她答應了。襯衫補好以後親便她自給郭莫左夫送去。

「呀，真是多謝了！」他說，「一件襯衫，十個戈貝，三件，我一共欠你三十個戈貝，——對不對？」

「對的，」阿利娜這樣回答。

郭莫左夫開始幻想着什麼事情，沈默了一會兒。

「你從什麼縣來的？」他最後問阿利那道，那女人這些時候就在仔細地看他的鬍鬚。

「從里阿贊。」

「遠得很！你是怎樣到這裏來的？」

「那麼，老實說，……我只有一個人……孤另另的一個人——」

「那還可以叫人走得更遠哩，」郭莫左夫嘆息道。

兩個人沈默了一些時候。

「真正巧得很！我也是一個人。我是從塞爾加奇縣來的。」郭莫左夫開始說，「我也
是孤零零的一個人……孤零零的。我從前有過一個妻子，……一個孩子，兩個孩子……
我的妻子染着霍亂症死了，兩個孩子……因了別的緣故，大概是因為他們的末日到了，
……便也死了。我……我怎麼說？我孤零零的留在世上，沒有一個羅盤來指引我……真
倒楣……不錯，此後我又想重新安家立業，但也沒有成功。機器壞了；牠不會再工作，所以

我便離了正路，到處飄蕩……如今我已經在苦難中推過三年了。」

「沒有一個丈夫真不好」阿利娜溫和地低聲說。

「我也這樣想。也許你是一個寡婦？」

「我不曾嫁過人。」

「不要這樣說！」郭莫左夫不相信地叫起來。

「我敢發誓！」阿利娜肯定說。

「你怎麼會沒有嫁過人？」

「誰要我呢？我什麼也沒有……我怎麼能夠誘惑人？至少我要生得好，看一點也就好了！」

「不錯，」郭莫左夫慢慢地說，一面還在沈思。

他撫摩着鬍鬚，開始用他的深透的眼光把她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然後他又

問她的工錢有多少。

「兩個盧布，五十戈貝。」

「好。這里不是有三十個戈貝給你嗎？聽着我向你說的話。夜裏來拿錢……十點鐘光景。你覺得怎樣？那時我會把錢給你，我們要喝茶，我們要跳舞，來驅散這種單調……我們兩個都很寂寞……來，你肯嗎？」

「我要來，」她不能忍耐地答應了。
她去了。

後來她在這晚上正正十點鐘又來到這屋裏。在第二天破曉纔離開郭莫左夫。他並不會請她再去，也不會給她那三十個戈貝。

阿利娜自己來了，溫順的，服從的，她默默地站在他的面前，他那時正挺直地躺在牀上，看見她來，便凝視着她，身子轉向牆邊說：「坐下。」

她坐下以後，他便告誡她：

「聽我說……守着這個秘密。不要給人知道……明白嗎？不然，結果一定是很不快

意。……我的年紀不小了，你也不年輕。……明白嗎？」

她點頭答應。

他們分別的時候，他又拿幾件衣服給她去補，並且再警告她：

「不要告訴人，一個人也不要告訴！」

他們就這樣地過活下去，不給任何人知道他們的關係。

阿利娜不顧一切來到他的屋裏，差不多是把她自己拖來的。他裝出尊貴的樣子，拿出俯就的態度來接待她，有時候他會明白地對她說：

「你生得多麼醜！」

她便默默地微笑着——這是沒精打彩的，犯罪的微笑，當她離開他的時候，她總要帶點東西回去補。

他們並不常常見面。然而他每次在車站上遇見她的時候，他就會低聲對她說：

「今晚上來。」

阿利娜便溫順地去了，她的滿是皺紋的臉上帶着一種莊重的表情，好像她要去履行一個重大的職務似的。

她回到車站的時候，她的面容上照例又帶着憂鬱的犯罪與驚懼之表情。

有時候她會停在草原上的一株樹蔭下面。夜色瀰漫了草原，在這嚴肅的靜寂裏恐懼壓緊了她的心。

三

有一次車站的高級職員在四點鐘那班火車去了以後便在花園裏面舉行了一個茶會，在站長馬特維·葉哥洛維奇的窗前，在白楊樹的蔭裏。

這是一個熱天的習慣，可以使他們的單調的生活略有一點變化。

他們談論着火車所引起的各種話題，在談得無話可談的時候便慢慢兒飲着茶，默默地互相望着。

「今天比昨天還要熱，」馬特維·葉哥洛維奇說，他把杯子遞給他的妻子，又「另外一隻手去拭額上的汗。」

那女人接了杯子說：

「今天之所以覺得更熱，是因了單調的緣故。」

「哼……也許是這樣……真的……活着是多麼討厭！譬如在這種時候玩紙牌倒是好的……可是我們只有三個人……」

尼可拉·彼得洛維奇聳他的肩，閃他的眼，一面用很清楚的聲音說：

「叔本華說，玩紙牌是智慧之破產。」

「說得真好！」馬特維·葉哥洛維奇讚嘆起來，「很好。」「智慧之破產。」……不錯。誰說的？」

「叔本華，一個德國哲學家……」

「一個哲學家——」

「告訴我這些哲學家……他們也許是大學的職員罷？」站長太太蘇菲亞·伊凡諾夫娜插口問道。

「這是……我怎樣好解釋呢？……這不是一個位置。這是……姑且說，這是天稟。……每個人都可以做哲學家。……每個人，只要他生來就有那種要把萬事窮根究底地思索一番的習慣。自然大學裏面有哲學家，不過你要做哲學家，在任何地方都行，不一定在大學裏面……即使你在一個車站上做職員也沒關係。」

「那些在大學裏面的人，是不是見識要多一點？」

「那要看他們的……靈性……如何。」

「然而只要再多一個人，我們就可以好好地賭一場了！」馬特維·葉哥洛維奇嘆息說。

他們的談話又漸漸地失了興味。

雲雀在藍天中歌唱，梅花雀在白楊樹枝間穿梭，叫得非常悅耳，房裏小孩在哭。

「阿利娜在那里嗎？」馬特維·葉哥洛維奇問道。

「當然，」他的妻子低聲回答。

「阿利娜這個女人真正有些古怪。喂，尼古拉·彼得洛維奇……」

「乖僻乃不凡之最初的徵候，」尼古拉·彼得洛維奇帶着沈思的樣子自語似地說。

「這怎麼說？」站長感到興味地問道。

尼古拉·彼得洛維奇帶着大學教授的樣子把這等句重述了一遍，他放蕩地轉動着他的眼睛；蘇菲亞·伊凡諾夫娜用一個憔悴的低聲說：

「你的記憶力多麼好！我連昨天讀過的東西也記不起來！」

「這是習慣。」尼古拉·彼得洛維奇短短地答道。

「不，那另外一個人說得更好。你叫他做什麼？叔本華？」馬特維·葉哥洛維奇帶着

笑說，「凡是青年的都要變老。」

「反過來說，也是對的，因為一個詩人曾寫過：『凡是新的都是來自舊的。』」

「見鬼！你怎麼能夠把這些通統記得起？牠們從你的嘴裏吐出來，恰像水從噴泉裏流出來一般！」馬特維·葉哥洛維奇滿意地笑了；他的妻子也溫和地笑着，尼可拉·彼得洛維奇受了恭維，捺不住自己心裏的高興。

「關於平凡的話是誰說的？」

「詩人巴利亞丁斯基，」

「還有一句話呢？」

「詩人弗番諾夫。」

「真是兩個伶俐的人！」馬特維·葉哥洛維奇稱讚道，滿意地笑起來，又用唱歌的聲音重複唸着這兩句成語。

單調好像故意在和他們開玩笑。牠一會兒把他們放鬆了，隨後却又把他們抓住。他們都不開口了，悶熱得難受，因為喝了茶，便更加發熱起來。

在車站裏，只有靜寂；在草原上，只有太陽。

「阿，不錯，我是要說阿利娜！馬特維·葉哥洛維奇忽然記憶起來，「這真是個奇怪的婦人！我近來奇怪地留心看她。她好像有什麼憂愁似的。她既不笑，又不唱歌，也很少說話……簡直可以說她是一塊木頭！可是她做起事來又很了不起，她很小心地看護利亞，對那孩子很盡心……」

他低聲說着，不過他却希望阿利娜會在窗裏聽見他的話，他知道僕人聽見主人稱讚，心裏一定非常快活。

他的妻子拿一句有意責備的話打斷他的話頭：

「決不是這樣！你簡直不大知道她！」

這時候尼可拉·彼得洛維奇却用一把調羹在桌上敲着來計拍子，一面溫柔地低唱起來，好像在朗誦詩歌似的：

「我是一個愛情的奴隸。」

愛上了你這漂亮的精靈，

我心想獲得你的愛情，

呵，我的失望是多麼地深。」

他微笑了。

「怎麼你在說些什麼她……呀，你們兩個一定曉得什麼了！」馬特維·葉哥洛維哈哈大笑起來。他的雙頰搖動着，粒粒的汗珠從他的額上落下來。

「她做起事來並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地方，」他的妻子說，「第一，她並不好好地照顧孩子。第二，難道你沒有留心她做的是什麼樣的麵包嗎？又苦，又焦。這是什麼緣故？」

「不錯，真是這樣。麵包的事情的確有點問題……我們應該和她談談這個。然而，見鬼！我不希望有這樣的事！那麼她果真在害相思病？倒霉！那男子是誰？陸加這東西嗎？我要

那老魔鬼的命雅哥德加嗎？那個沒有牙齒的老妖精！

「郭莫左夫，」尼可拉·彼得洛維奇簡短地說。

「那麼莊重的一個人呵呀！你不是在說笑罷？不是？」

這一段有趣的談話很使馬特維·葉哥洛維奇高興。他不久就大笑起來，眼淚也笑出來了。他起初說應該把這一對情人痛痛責罵一頓；過後他想像着他們倆說些什麼情話，就忍不住又大笑起來。

後來他便做出發怒的樣子。尼可拉·彼得洛維奇也裝起嚴肅的面容，而蘇菲亞·伊凡諾夫娜却鹵莽地打斷了她的丈夫的談話。

「見鬼！我又不該還他的債，是不是這倒很有趣！」馬特維·葉哥洛維奇不能自己地繼續說下去。

這時候陸加出現了，「有電信來，」他說得不很清楚。

「我就去給四十二號車發信號。」

不久他便和尼可拉·彼得洛維奇到了車站，陸加在敲鐘發信號。尼可拉·彼得洛維奇走到電信機旁邊，發電問下一個車站道：「我可以開出四十二號貨車嗎？」

站長走過辦公室，微笑着，一面說：「我們給那一對妖精玩一次把戲才好。這正好銷磨時間，而且征服這悶得死人的單調……我們也應該笑一次。」

「當然，可以這樣做，」尼可拉·彼得洛維奇同意說，一面叩着電鍵。
這個人知道哲學是應該用簡明的句子來表白的。

四

這個讓大家有一次小小的歡笑的機會並不要久等的。

有一晚上郭莫左夫到了那間茅屋裏，原來阿利娜得了他的命令，又得了她的主人的許可，在那些舊傢具堆中布置了一張床鋪。這地方是沒有掩護的，而且又潮濕，那些破箱子，破桶，破桌子，以及所有其他的東西，在黑暗裏都帶着最可怕的形狀，阿利娜一個人

在這一切東西的中間，真是非常害怕，不能夠睡覺，她低聲背誦着她所記得的一切禱告辭。

郭莫左夫來了，默默地把她抱在懷裏，過了許久，後來他疲倦了，便深入了睡鄉，然而不久他就被阿利娜的不安的低語喚醒了。

「狄莫非·彼得洛維奇。狄莫非·彼得洛維奇！」

「什麼事？」郭莫左夫問道，他還是半夢半醉的。

「我們被鎖在裏面了！」

「你說什麼？」他叫道，一跳便坐了起來。

「有人到這裏來過，下了鎖……」

「你瘋了？」他憤怒地，恐怖地吼起來，把她摔開。

郭莫左夫站起來，向門邊走去，暗中撞着了幾件傢具，跌了跤，走到了門前，用力推門，

門外有人快活地笑起來。

「開門！」郭莫左夫大聲哀求道。

「這是什麼意思？」這是兵士的聲音。

「我叫你開門！」

「明天早晨，」兵士回答道，他便去了。

「我要去作工！」郭莫左夫叫道，他的聲音裏交織着憤怒和請求。

「我替你留心職務就是了。不要心焦，」兵士在路上這樣地回答說。

「你這狗，你這狗！」那轉轍手焦急地咕嚕道，「等一刻再說罷！你沒有權利把我鎖起來……他有鑰匙……你怎麼對他說呢？他要問：「郭莫左夫在哪里？」哈……看你怎麼回答他！」

「然而你要曉得這是站長本人的命令，」阿利娜絕望地低聲說。

「站長，」郭莫左夫大吃一驚，幾乎說不出話來。「爲什麼？」

他過後又停了片刻，便叫起來：「你說說！」

她只是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那轉轍手在門邊一件東西上面坐下來，他想：「這會弄出什麼樣的事情？」

「我多麼丟臉！這都是因為你，你這老醜的女巫！」他用他的捏緊的拳頭向着那發出呼吸的方向做出恐嚇的樣子。她却不敢說一句話。

暗黑的濕氣包圍着他們，黑暗裏含着刺鼻的石灰氣味和霉爛辛辣的味道。月光從門縫裏射進來。在後面一班貨車剛離了車站喧鬧地駛去了。

「你只是不作聲有什麼用處？」郭莫左夫狂怒地問道，「我現在該怎麼做？你先幹了錯事，你就不開腔嗎？你想，你見鬼！我們該怎麼辦？我能夠躲藏在什麼地方，好免掉這個恥辱呵，天上的好上帝呵！爲什麼我會遇着了這一——」

「我要哀求他們饒恕，」阿利娜低聲說。

「以後呢？」

「他們也許會原諒的……」

「這於我又有什麼好處？假使他們原諒了你！好，以後又怎樣呢？誰丟臉呢？我該被他們大家笑夠了！」

過後又停了一會兒，他便又詛咒起她來。時間過得非常慢。到後來那女人用一個戰抖的聲音，祈求地對他說：「狄莫非·彼得洛維奇，饒了我罷。」

「一定要把你痛打一頓，才出得我心頭的氣！」他氣憤地罵道。

隨後又是一陣長久的靜寂，這靜寂是悲哀的，軟弱的，並且充滿了受苦與捺住的憤怒，——對於這兩個被囚禁在黑暗裏的人。

「好天爺！只要快點天亮呵！」阿利娜惶惑地悲哭道。

「閉嘴，不然我要敲碎你的頭，」郭莫左夫怒吼起來，他又在痛罵她。

隨後大家都不開口了。靜寂又來折磨他們。離天亮的時候愈近，時間便過得愈慢，好像每一分鐘都遲遲不前進，故意和這兩個人為難，拿他們的這種可笑的，但又是悲苦的

情形開玩笑。

郭莫左夫終於睡熟了。然而茅舍附近一隻雄雞的叫聲驚了他。

「喂，妖精！你睡着了嗎？」他悶聲問道。

「沒有，」阿利娜回答說，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你不喜歡舒服服睡片刻嗎？」那轉轍手譏笑地出主意道，「來……」

「狄莫非·彼得洛維奇！」阿利娜尖聲哀求道，「不要折磨我！可憐我能看上帝的

兒子基督的臉上，可憐我能。我是一個人，孤零零的一個人。你，我至愛的……」

「我不要聽你號；你快不要做得這般可笑，」郭莫左夫嚴厲地插口說。那女人把他

多少感動了一點，他便來鎮靜她的歇斯特里的哭訴。

「不要作聲！當上帝開始降罰——」

他們兩個又靜靜地等候着每分鐘慢慢地過去。然而過了這許久，還沒有一點消息。到後來太陽的光線從門縫射進來，照亮了這小屋。有人走到門前，傾聽了一會兒又去了。

「劍子手」郭莫左夫咆哮道。他唾了一口痰。

又過了一陣等待的時候，靜寂而且很難堪。

「好上帝，我求你！」阿利娜喃喃說。

好像有人慢慢地走近了。鎖在響，可以聽見站長在說話：

「郭莫左夫！牽着阿利娜的手一起走出來！馬上！」

「來，」郭莫左夫低聲對她說。

阿利娜埋着頭走到他的身邊。

門開了；站長出現了。他對他們行禮，並且說：「我恭賀這對年青夫婦走出來奏樂！」

郭莫左夫走出門限，他突然停了脚步，原來他被一種騷鬧駭昏了。陸加、雅哥德加、尼可拉、彼得洛維奇都在門後。

陸加用拳頭擊着一只提桶，用顫抖的次中音在唱什麼調子；那老兵吹着他的風笛。馬特維·葉哥洛維奇做出怪樣子，他鼓起雙頰，吹出一種像喇叭的聲音。

「朋，朋朋——朋——朋！」

提桶響了，風笛在喘息，在呻吟，馬特維·葉哥洛維奇發狂地大笑起來。尼可拉·彼得洛維奇看見郭莫左夫神情惶亂，面貌難看，嘴唇顫抖着，做出蠢笑的那樣子，忍不住也大笑起來，阿利娜在他的後邊，驚得半呆了，她的頭垂在她的胸前。

「阿利娜對他的戀人，

細說她的柔情。」

陸加唱着，一面對郭莫左夫做怪相。

兵士走近前來。把他的風笛放在郭莫左夫的耳邊吹起來。

「很好。向前走罷，走罷，走罷。手挽手！」站長吩咐道。

站長太太坐在門廊上，她不住地東偏西擺，發出尖銳的叫聲：

「馬特維阿，夠了。呵，快要笑死我了！」

「爲了嘗一嘗美人的櫻脣，

雖還怕去受嚴酷的審判！」

唱歌的是尼可拉·彼得洛維奇，他差不多是對着郭莫左夫的耳朵唱的。

馬特維·葉哥洛維奇看見郭莫左夫向前走了一步，便大聲叫道：「祝這一對青年夫婦萬歲！」

衆人都異口同聲地歡呼起來，那老兵用一種乾吼的低音在叫。

阿利娜跟着郭莫左夫走，她的頭抬起來，嘴張開，兩臂垂着。她的眼睛空虛地向前看，但是究竟這一對眼睛是否看得見什麼，這還是個疑問。

「馬特維阿，叫他們擁抱罷……哈哈！」

「新娘和新郎。苦呵！」尼可拉·彼得洛維奇叫道，這是通常用在一對新婚夫婦擁抱時的習用語。

馬特維·葉哥洛維奇靠着一株樹，因為他素來經不起大笑的，他的腳站立不穩了。提桶的聲音漸漸消失了，而風笛還在喘息，還在呻吟，陸加一面跳舞，一面唱：

「阿利娜，呵，你這多麼可愛的小廚娘，

給我們做了一碗又濃又鮮的好湯。」

尼可拉·彼得洛維奇又用嘴唇吹喇叭，「朋，朋，特拉達達，朋，特拉達達。」

郭莫左夫向前走去，直走到一間小屋的門口，便突然穿過小屋逃走了。阿利娜還留在天井裏，被那般差不多發狂的嘲笑者圍着。他們叫笑，又在她的耳邊吹口笛，在她的周圍狂喜地亂跳。

阿利娜站在他們的面前，臉上沒有一點表情，又憐，又可憐，又好笑。

「年青的新郎已經走了，而她……還留在這里，」馬特維·葉哥洛維奇指着阿利娜，向他的妻子叫道，他忍不住又大笑起來。

阿利娜掉過頭向着他，走過茅舍，突然逃到草原裏去了，衆人又吹叫，大呼，狂笑起來。

「夠了！讓她甯靜一會兒！讓她一個人去！」蘇菲亞·伊凡諾夫娜叫道。「等她慢慢恢復她的勇氣。她不久還得給我們做午飯哩！」

阿利娜愈跑愈遠，深入草原裏，在那邊，在鐵道所佔的土地後面突出一片高聳着的麥穗。她慢慢兒走着，好像專心在想什麼事情。

「你們在說些什麼？」馬特維·葉哥洛維奇問這幕趣劇裏的各個脚色道，他們正在彼此敘說這事件的種種詳細情節。

每個人都笑了。連尼可拉·彼得洛維奇也找到了一句應景的成語。

「看見可笑的事領笑，老實說，

這不算是一件罪過。」

他向蘇菲亞·伊凡諾夫娜說了。過後又做出莊重的樣子加了一句：「可是笑得過度便不合衛生。」

不管這個，這一天在車站上確是笑得太多；不過說到吃，就不見得怎麼舒服，因為阿利娜既然沒有回來，就該站長太太親自動手了。然而便是這一頓沒有味道的飲食也不能夠制止這一羣人的高興。郭莫左夫躲在小屋裏面，一直到叫他做事的時候才出來；他走出來便被叫到站長室裏，在那里尼可拉·彼得洛維奇要他說出他怎樣勾搭上了他的美人，這使得站長馬特維·葉哥洛維奇非常高興。

「因為事屬創舉，所以牠是第一等的罪，」尼可拉·彼得洛維奇對站長說。

「當然是。」這個鎮靜的轉轍手也勉強裝出笑容承認道。因為他突然明白如果他

敘述故事時，愈是把阿利娜形容得可笑，愈是把錯過推到她的身上，那麼人家就愈是不會笑他了。

他便開始道：

「起初我們互相做眉眼——」

「互相做眉眼！哈，哈，且想像看，尼可拉·彼得洛維奇，像那樣醜的東西怎麼會做起眉眼來！真有趣！」站長叫起來。

「好，然而她確實在向我做眉眼，吊我的膀子。我一看見這樣，我便自語道：『你可以有一回玩意兒了！』於是她便來問我：『你要我給你縫汗衫嗎？……』」

「然而這句話的巧妙却不在縫汗衫，」尼可拉·彼得洛維奇說。

他又向站長解釋道：「你知道，那是從尼克拉索夫詩裏來的。狄莫非，說下去罷。」

狄莫非便繼續說下去：起初他是勉強，過後，他竟然相信他自己的謊話，因為他看見他的謊話發生了效力。

同時他所說到的她却是在草原裏，她深深走進了麥浪中間，撲倒在地上，在那里不動的躺了許久。後來焦熱的太陽開始燒灼她的兩肩，到她再也不能忍受下去的時候，她便掉轉過身子仰臥着，口對着天空，兩手蒙着臉，使她的眼睛看不見天，天太清明了；也看不見太陽，太陽太光輝了。

風吹動麥穗，發出一種微弱的鬨聲，在這被羞辱壓倒了的女人的四周響着。無數的蟋蟀叫個不歇，好像有什麼重大事件一般。天很熱。她極力要背誦禱告辭，可是她却記不起來。在她的眼前邊漾着那幾副笑臉，在她的耳邊響着陸加的次中音，風笛的嘲弄的，不平的調子以及喧鬧的叫聲。也許是這一切，也許是太陽的熱力，壓迫着她的胸口；她扯開她的襯衫，把她的皮膚露在太陽的光線下面，也許希望這樣可以使她呼吸得較自由，較舒暢一點。當太陽炙着她的皮膚時，她的心裏起了一種奇異的感覺。她不甘地深深嘆氣，

喃喃說着：「好上帝，我懇求你。」

然而傳到她的耳裏的唯一的答案就是麥穗的乾燥的響聲和蟋蟀的淒切的鳴叫。當她把頭抬起來，抬到麥浪上面的時候，她看見麥田的金色的反照，她還看見車站後面小山谷裏突出來的黑色的貯水塔；還有站長室的屋頂，她知道他們大家這時候正在那裏面談笑她的事情。藍天的下面躺着一望無際的黃色平原，平原上並沒有別的什麼東西，在阿利娜看來，全世界就只有她孤零零一個人——她躺在這世界的中心，沒有一個人會來和她分擔這孤獨的重擔。

到了夜裏她聽見有人在叫：

「阿利娜！阿利娜！——見鬼！」

她認出一個是陸加的聲音，一個是老兵的聲音，她很願意聽見另一個人的聲音，然而那聲音却聽不見；於是她痛哭起來，眼淚流下她的雙頰，流到她的胸上。她哭了，她哭的時候不住地把她的裸露的皮膚在地上擦磨，爲的是不要感覺到內部的燃燒，她被牠折

磨得愈過愈厲害了。她哭着，隨後又想止住哭，抑住她的悲聲，好像怕被人聽見會不許她哭似的。

夜深了，她站起來，慢慢兒向車站走去。

到了車站，她靠在小屋的牆邊，立了許久，她注視着草原，她看得見一列貨車，她聽見老兵在敘述她的醜事，她又聽見車掌的笑聲。

夜是非常和平，一個月明的夜……大笑聲遠遠地回響着，越過了荒涼的草原，火車頭的汽笛聲就在那里消去了。

「好上帝，我請求你！這女人嘆氣說，更疲勞地靠在牆上。

可是她的嘆息並不會減輕她心上的重壓。

六

第二天早晨她走進車站的閣樓裏吊死了，用的繩子是平日掛起來曬衣服的。

兩天以後，因了身體的臭氣，她的屍體才被發見了。起初他們很吃驚，過後便研究這是誰的錯過。尼可拉·彼得洛維奇斷定說錯在郭莫左夫。站長捏緊拳頭把郭莫左夫打了一頓，吩咐他不要把這事情告訴別人。

官廳方面開始偵查。結果他們斷定阿利娜，常爲氣鬱症所苦，也許是因此厭世……他們便叫鐵路上的工人把屍首埋葬在草原裏面。在這個命令實行以後，車站上又恢復了秩序與平靜。

站上的居民又照常捱着他們那單調，寂寞，閒懶，悶熱的日子，每天只有四分鐘的熱鬧的生活，他們帶着羨慕的眼光望着在他們面前馳過的火車。

到了冬天，當風暴在草原上肆虐，怒號，把車站包在雪花和風吼裏的時候，站上居民的生活比從前愈是單調了。

不能死的人

我在這裏敘述的故事，是老伊色吉爾在多臘河口的多不魯甲地方告訴我的。

某一個晚上，那一天的採葡萄的工作做完了的時節，葡萄園裏僱用的麻代弗人都到海邊去了，只剩下我一個人伴着老伊色吉爾。我們躺在葡萄藤的濃蔭裏的地上，默默地注視着人們的漸漸消失的背影，當他們似乎逐漸溶化在繼續增加的黑暗中的時候。他們一面閒步着，一面在唱歌談笑。男子們都是健壯的，皮膚被曬得焦黑；他們有黑的長髯，他們的一堆堆的濃髮垂在肩上；他們的強壯的身體穿着短的上衣和寬的褲子。婦人和女郎是快活而美麗，身子柔嫩得和楊柳枝一樣；她們有着暗藍色的眼睛和曬黑了的面孔，被一串銅錢做成的髮圈束住了的她們的絲一般柔軟的黑髮在溫暖的恣肆

的微風中散亂地飄動着。在晚風吹過這廣闊的草原的時候，髮圈上的銅錢便軟和地響了起來。間或一陣狂風忽然吹過黑暗裏，好像在和一種看不見的力量鬥爭，那時候她們的頭髮就被吹起來，高高地在她們的頭上飄動，做成了空幻的形狀。從遠處看來，這些形狀給那些逐漸消失的女人添了一個奇妙的，仙女似的樣子。她們愈去愈遠，黑暗的魔術給她們披上了一件大衣，這件大衣似乎愈過愈是奇妙地空幻了。

提琴的聲音起來了，一個女郎用柔軟的低音唱着歌，笑聲來到了我們的耳邊。在這迷人的黃昏裏，幻想超出了現實的範圍，把這一切的聲音織成了一捲顏色華麗的絲帶和一串旋律的花朵，在那些工人的朦朧的輪廓上面溫柔地飛翔着。

傍晚的空氣被海的猛烈的鹽味浸透了，同時還混雜着浸透了雨水的土地的那種溫暖而有刺激性的氣味。幾片似乎被最近的驟雨留下來的雲彩依舊在空中飄蕩，在西方的天空裏緩緩地波動，把天空的那一角染成了各種鮮豔的顏色——時而是白色的，羽毛一般的；時而鋼灰色的，時而高聳着；像沐浴在陽光中的絕壁，成了金黃色，玫瑰色，紅

色時而又是黑色而且帶了險惡的樣子。已經點綴了數不清的光閃閃的星羣的藍天從這些雲縫裏露出了她的臉和婉地偷看着草原。這一切——香哪，寧哪，星哪，人哪，——在這芳香的，金黃色的黃昏中都帶了一種迷人的美地閃耀着；然而却有一種形容不出的悲哀的空氣籠罩了一切的东西，好像在一篇仙話的開場時一般。一切都是活的，而且是和諧地，美麗地生動的。然而同時似乎有一隻死神的手要抓住牠們，好像牠們的燦爛的生長就會突然停止似的。這種生活缺乏着實際生活的興奮的活動；牠沒有那些具有着潛伏生長力的聲音。可是這時候送到我的耳邊的聲音已經微弱而斷續了，當牠們慢慢兒逝去的時候，牠們好像變成了柔和的嘆息——追悔與渴望的嘆息。渴望着什麼呢？也許是幸福——那不可捉摸的，不可知的海市蜃樓，人間幸福罷……

這些音調在空中飄盪的時候，我正充滿了異想天開的欲望。我願意我可以化作灰塵，那麼，我就可以被風吹散到四面八方。我很願意像一股溫暖的水流流過草原，流進大海，然後再化為水氣飛到美麗的雲彩中間。我願意我，而且只有我一個身子能夠滲透那

整個的悲哀的，魔術的夜。我這時候很憂鬱，自己不知道這也是什麼緣故。

「你爲什麼不同別人一道去呢？」那個老伊色吉爾向着海點頭，一面這樣問我道。她的身子因年紀老邁而成了彎曲，而且彎曲得像一把半圓着的裁紙刀。她的曾經一度是暗藍色的眼睛如今是憂愁而多淚。她的聲音是乾燥而細弱，沒有絲毫的震動。她的話語好像是從她那輾軋地響着的骨頭中間發出來的。她現在居然還能夠談話，這已經是一個奇蹟了！

「我不想去，」我回答說。

「好，好好，你們北方人，牛下來就成了老年人。你真是像鬼一樣地陰沉。我們的女郎怕你，然而你還是這麼強壯，這麼年輕呢。」

月亮已經升了起來，月輪很大，而且是像血一樣地鮮紅。她好像是從草原的子宮裏面生出來的，（這草原數百年來吞食了無數的人的血和肉，而變得異常肥腴了。）葡萄葉的影子在我們的四週織成了精美的花邊，好像把一張網蓋在我們的身上，不過網眼

是不停地在舞動罷了。在我們的左邊顫動着雲的影子，片片的雲彩在燦爛的月光裏成了光亮而透明的了。我們剛剛聽得見海浪在遠處的私語，提琴的柔軟的哭泣，一個女郎的快活的大笑，以及她的同伴的顫動的上低音——這一切和巖岸的海浪的有規律的輕快的調子融和成了一片。

「看，拉拿來了。」

我的眼睛隨着老伊色吉爾的彎曲的指頭望去，我看見一些顫動着的影子，許多影子——其中更黑更濃的一個是比較其餘的舞動得更低，更快。這是比較那些正在我們頭上的雲飛得更低，更快的一層雲的影子。

「我看見一個人，」我說。

「爲什麼，我雖是一個老太婆，可是你的眼睛比我的還要瞎。快看，在那邊——你不看見嗎？那個在草原上飛得極快的黑東西。」

我再望去，除了影子外，我依舊看不見什麼。

「那不過是一個影子。」我說，「爲什麼你喚牠做拉拿？」

「因爲牠就是拉拿。他變成了只有一個影子。這是他受的刑罰！他已經活了好幾千年，太陽吸盡了他的血液和骨髓，狂風吹化了他的身體，上帝就這樣地懲罰人類，爲着他們的自負的驕傲！」

「把這事的原尾告訴我罷。」我向那吉普色的老太婆求道，這時候我已經想像到那些只能夠在草原上碰見的優美的仙話中的一篇了。

老伊色吉爾開始敘述她的故事道：

「這是好幾千年以前的事。在海的彼岸，遠遠地，近日出的地方橫臥着大川的國土，在那個國土裏太陽曬得非常厲害，十分炙熱，不過同時一株樹的每片樹葉和一株草的每片草片恰恰能夠投射出那麼多的陰影，可以給一個人遮蔽陽光。那個國度裏的土地是極其豐富！」

「從前在那個國土裏曾有一族強悍的人，他們牧着牲畜，並且狩獵野獸過日。在一次狩獵完畢時，他們便設宴慶祝，大家唱歌，男子便和女郎調情，在那國土裏的女郎是非常可愛的。」

「有一次在他們的宴會的當中，一隻鷹從天空中猝然飛了下來，攫去了他們的一個女郎，那女郎有一頭的黑髮，她的身體又是夜一般地柔和芳香。男子們拔出箭向那鷹射去，但所有的箭都落回在地上。他們四處尋找那女郎，然而他們尋不到她。漸漸地她就被人忘記了，恰和別的一切事情現在被人忘記一樣。」

那個吉普色老太婆歎了一口氣，便不響了。她的破聲好像那些重新活動起來，而且在她的胸中喚起一個記憶影子的被忘卻的遼遠年代的震動。海浪聲和諧地和這個古傳說的開場伴奏着。（這一類的古傳說是發生於洪荒，陸地的風和海洋的浪在一處私語的地方。）

「二十年以後，那個女郎回來了，已成了衰弱而勞瘁的女人；她還帶來一個青年，

強壯而美麗，恰像她自己曾經一度是的那樣子。他們問她這許多年裏她在什麼地方生活，她便告訴他們那隻老鷹怎樣把她帶到他的山中的巢裏，叫她住在那里做他的妻子。這青年就是他的兒子，然而父親已經不在世上了；因為那隻強悍的老鷹到後來覺得他自己是一天天地衰老了，他的末日也近了，便下了決心用最後的努力高高地向太陽飛去，然後摺了翅膀讓自己落下來，插在參差不齊的岩石上，成了碎片。

「衆人都驚異地望着鷹的兒子。他們看出來他和他們並沒有什麼差異，只除了他的眼睛是驕傲的，冷酷的，不可制服的，和那空中之王的眼睛一樣。當他們向他說話的時候，他或是回答，或是閉口不響，全由他自己高興；長輩們向他吩咐什麼話時，他把他們當作平輩一般地來回答他們的問話。這使得長輩們不高興，他們便稱他做一根箭簇未曾磨尖的箭，他們又向他解釋道，像他那樣的甚或比他年長的人都尊敬而且服從他們。然而他却用他的冷酷的，傲慢的眼睛看着他們，說世間並沒有第二個像他自己那樣的人。如果別人尊敬服從長輩，那是別人的事；至於他呢，他的意思就是不遵守長輩

的願望。

「他們因此發了怒，狂叫起來，說，在他們中間沒有他住的地方！讓他隨自己的意思走到什麼地方去！」他們這樣說。他大笑著，便隨他自己的意思向那個定睛把他望了許久的美貌的女郎走去。他走她的面前，把她抱在懷裏。然而那女郎正是剛才訓斥他的那般長輩中的一個的女兒。雖然他是很美麗的，但她却掙脫了他的懷抱，因為她怕她的父親發怒。她把他推開，正預備走到別處去，可是他却跟隨着她。當她跌倒在地上的時候，他便把他的腳踏在她的胸膛上，他把她的胸壓得這麼凶猛，以致鮮血從她的口裏噴了出來，而她的生命就離開了她的因痛楚而扭曲着的心了。

「所有親眼看見這事情的人都被恐怖壓倒了，因為他們一輩子從不曾見過一個人這樣地被殺死的。他們沈默了許久，呆望着那個死了的女郎；她靜靜地躺在那里，有一對驚駭着的，張大的眼睛，和一張出血的小嘴，這張嘴甚至在人死後似乎還在無聲地叫着復仇。他們又注視着他，他一個人站在那里，冷冷的，輕蔑的，他高高地昂著頭準備受那

他知道就要降臨到他頭上來的刑罰。最後他們鎮定了心，便捉住他，把他縛起來，然後留他在那里；因為他們想在他犯了這樣一個可怕的從不曾聽人說起的大罪以後，馬上就把他弄死，這刑罰未免太慈悲了。」

夜的黑暗正在擴張牠的網，遠遠地送來的柔軟的曲調做成的線織成了牠的網眼，夜色愈過愈是空幻了。蟋蟀在顫動着的葡萄藤的綠葉叢中亂鳴，晚風歎息着，互相在私語，那一個至今還是血紅色的滿月也漸漸地變成了銀白色，把她的光輝盡量地散佈在廣闊的草原上面。

「他們聚集起來商議究竟用什麼樣的刑罰才足以抵償他的大罪。有一個人建議處他以二馬分尸之刑。然而這也不能使他們滿意。另一個人提議他們全體用箭來射他。但是這個刑罰也似乎輕了。有些人主張把他縛在火刑柱上活活地燒死；可是這樣做時，火煙就會包圍着他，使他們看不見他的苦楚。他們討論了許久，但終於找不出一件慘酷的刑罰可以使他們大家滿意的。他的母親長跪在長輩們的面前然而她的話語和眼淚

並不能夠軟化他們的心腸，使他們憐憫她的兒子。他們考慮了許久。一直到最後一位賢人出來說：「讓我們來問問他爲什麼要做那件事！」

「他們問他，他却回答道：『先把練子給我去掉。如果你們不放我，我是決不向你們說話的。』」

「當他們解開他的練子以後，他便問：『你們想做什麼？』他說話的調子就像主人在向他的奴隸們訓話似的。

「『我們已經告訴過你了，』那個賢人回答道。

「『我爲什麼應該向你們解釋我的行動呢？』」

「『爲的是我們可以了解你，呵，你這可怕的魔！現在且聽我們說。無論如何你的生命是要喪失了，所以你還是把殺死她的理由告訴我們的好。我們還要繼續活下去，我們必須學到我們還沒有知道的事情。』」

「『很好，雖然我自己也不十分清楚先前發生的事，我告訴你們罷。我之所以殺死

她，似乎是因為我願意抱吻她時她拒絕了我。」

「然而她並不是你的人。」

「難道你們就只使用你們自己的東西嗎？我想每個人人生下來，所帶來的只是他的話語，他的手和他的腳。只有這些東西因為是生來便有，所以才是屬於他的。然而你們衆人不是另外還有妻子，牛馬，田地以及別的許多東西嗎？」

「對於這個問題他們回答說，人們所有的一切東西，都是他們用了他們的精力，他們的靈魂，他們的自由，甚而他們的生命做代價購買來的。然而他却堅持說，凡他以為是美麗的，可願望的東西，他都要據為己有，不肯分給他人。」

「他們和他辯駁了許久，後來就從他的話語裏明白了他是把自己看做地上的第一個，而且是唯一的生物，他不承認，而且實在也不能夠承認在他自己的權利以外還有別的權利。當他們看見他是怎樣從容地決定在人們中間過着永久的孤寂的生活時，他們不禁戰抖起來了。他不知道種族，也不知道母親，他不知道英雄的行爲，也不知道和平

的事務。他沒有牲畜，也沒有家庭，更沒有伴侶；他甚至不覺得他會需要這些！

遠遠地，在海邊起了一個女郎的大笑的快樂的聲浪，還夾雜着一曲吉普色歌的柔軟的次中音。當那個唱次中音的男子在他的合拍的歌唱中唱到停音的地方，別人的便照例地合唱起來。這些柔弱的音浪在空氣中起伏着，突然就不見了，好像有什麼人在中途捉住了牠們，把這空中的捕獲物帶到遼遠的國土去了。

「那些長輩明白他們和他再沒有什麼話可說了，便又來考慮決定使用何種適當的刑罰。然而這一次他們的考慮並沒有繼續多久，因為那個在此時以前不曾說過一句關於刑罰的話的賢人這時候却向眾人發言了：「等着，刑罰已經有了。這是一個最可怕的刑罰，好幾千年以來都沒有見過和這同類的刑罰，他的刑罰是在他自己心裏，是殘酷的，不能逃避的。放他去罷，使他可以繼續活下去——這就是他的刑罰！」

「馬上就發生了一個奇蹟。在那晴朗無雲的天空中忽然響了一個霹靂。天的威力證實了賢人的判斷。旁觀的人一齊俯下他們的頭，各人回到自己的家裏。可是他，處之子

（他的名字從此就叫拉拿，這是「被棄」「被放逐」的意思。）却高聲地狂笑他的裁判者們，然後自由地走了。他是孤寂的，自由的，恰像他的父親從前那樣。然而他的父親並不是人，拉拿開始過着他的奇異的生活了——像一隻鷹那樣地自由。他時常跑到巨人種族的居住地搶去他們的牲畜和美女；——總之，凡是他所高興的東西，都成了他的可憐的犧牲品。人們用箭射他，然而箭簇不能夠穿進他的身體，因為有一副無形的安全鎧甲保護着他，使他不能死。他很敏捷，好剽掠，又強壯，又可怕。很少有人出來和他對面。人們大半只能夠在遠處看他。任何人一看見他便拿出弓箭來射他，或是把身邊所有的箭全都射完，或只是把他們可以花費的箭射盡。他沒有伴侶，孤寂地在人們居住的地方飄蕩了許多年……然而我們人類是不能夠忍受無窮的歡樂的；在恆久不變的，純粹的快樂中我們不能夠永遠保持着幸福，因為那樣的快樂到頭來就會失掉了所有的價值，那時候我們便渴望着痛苦了……所以後來有一次他使走近了人羣，當他們預備攻擊他的時候，他却站住不動，絲毫沒有自衛的動作。因此其中一個人便明白了他的願望，這人

叫道：「不要挨他！他想死！」

「衆人都節制着自己，因為他們裏面沒有一個人願意使拉拿免掉他的永生的惡運。他們都不肯去捉他或挨他，只是站在他的周圍，嘲笑他。他們的笑聲使得拉拿戰抖起來，他摸出了懷裏藏的東西。他拘攣地抓起牠來，就向着人們衝去——在他的高高舉起的手裏捏着一塊石子。他們避開他的攻擊，但決不肯還手。因此他便倒在地上，力盡了，而且哭着；他們站在四周，注視着他的俯伏的形體，他看見這個，便把方才斯打時，一個人手裏落下來的刀抓在手裏，向他的胸膛刺進去。然而刀却折斷了，好像撞在一塊堅硬的石頭上一般。於是他再倒在地上，絕望地把他的頭兒猛地撞着土地。地只是退下去了，他的頭撞着的地方便留下了一個洞。

「他不能夠死！」那般眼見着這一切的人，都歡喜地叫起來。他們便走開了，把他一個人留在那里。他仰臥着。他看見高高地在天上飛着兩隻鷹，像兩個黑點似的。而他，他是一個人，卻絕望地躺在地上；在他的人的眼睛中卻含着那麼深的渴望和那麼永久的，

重壓的悲哀，牠們可以淹沒全人類的幸福，從那時候起一直到今天他不斷地在尋求死——永遠是孤獨的，永遠沒有效果。你可以到處看見他，他在到處尋死……剛才你還看見他……他如今只是一個影子了，而且他會永遠是一個影子。現在他不懂得人的語言，也不懂得人的動作……他現在也不再知道生是什麼了，而死之秘密卻永遠是他所不知道的。他只是徬徨；追求；追求，徬徨。他的生活不是生活，而死之希望卻不再在他的臉上微笑了，他在人間尋不到休息，也得不着歡迎，上帝就是這樣地懲罰着人的自負的驕傲的！

老伊色吉爾歎了一口氣，便不響了，她的頭垂下來，垂在胸膛上面。

我望着她。睡魔征服了這個吉普色老太婆，我覺得她可憐。她的故事的後面一部份是高昂地而且帶着差不多恫嚇的調子說出來的，但她的話語依舊帶了一種畏怯的，奴隸般卑屈的低音調。

在黑暗裏海邊又起了歌聲。這是一首很奇妙的歌！最初一個女郎的低音響徹了這

黑夜，——一個青年女郎的聲音唱着這曲子的前幾節，然後第二個聲音又把這首歌從頭唱起，而同時第一個聲音還繼續唱下去，比第二個歌者先唱幾節。於是第三個，第四個，第五個聲音又陸續地唱着這首歌，每一個新的聲音都是像第二個聲音那樣地開場，比前一個晚唱幾節，這樣地繼續唱下去，直唱到末尾。突然男人聲音的合唱響了，又把這首從頭歌唱起來，和女郎的歌聲伴奏而諧和，然而絲毫不曾淹沒她們的聲音。這是草原上的追逸曲——發生於平民中間被平民唱着的歌曲！

曲調是很奇妙的。每一個女音溫柔地，清晰地從交雜的音樂的繩股中間響起來。這好像彩色的流水從空中傾注下來，流過嶮峻的懸崖，滾入美妙的曲調之川，溶化在那裏面。這些聲音衝進這道河裏，便沉在牠的深處，然後發出一股笑聲的連漪，卻又浮在水面上。他們一個個地滾着，又純潔，又光亮，恰似水晶一般，然後再一次升騰到高處。而且這諸音也是很奇妙的。男人的聲音唱的是一種不同的，更簡單的節拍，沒有一點修飾，或震動，略帶一點沈悶和憂鬱，好像他們在敘述一個悲哀的故事；而女人的聲音不斷地一個

追過一個，似乎在急忙敘說這同樣的故事給她們的同伴聽，——不過這故事已經不再
是悲哀的了，卻充滿着銀子的仙鈴的快活的鳴聲。

這個曲調愈升愈高，直到牠壓倒了海的呻吟。

後記

這本小小的書居然作了三次旅行，見了三個書店老板的面孔，這是我萬想不到的事。或者會有人疑心我從牠身上賺過一筆大錢，也未可知。但那是別人的事情。自己在夜深人靜的時候，也曾爲牠算過一回帳。結果是我自己爲這本書一共花去大洋五十元。這個數目一點也不含糊，我記得很清楚。

這本書是我的過去生活裏的一個小小的紀念物。我每一次翻閱牠，我就會起一種新的感情。在這裏面我看見了我的愛和恨，我的希望和失望。牠對於我彷彿成了一個友誼的信物。每次我把牠換一個書店出版的時候，我清清楚楚地知道我是和一些朋友分離了。

然而我自己的確是愛這本小書的。牠好像是一面鏡子，使我從牠可以看見我自己。

的本來的面目。有牠在我身邊，那麼即使有一天被環境逼迫着跟在商人後面談文化，那時候我也許不至於得意忘形地拜倒金牛腳下歡呼前進了。我也許是個不識時務的傻子。但是我自己就喜歡我的這種優氣。

重印一本小書，似乎沒有發大議論的理由。而且近來正有人在小報上罵我的翻譯不通，我也不好厚起臉皮來，解說自己從事翻譯的苦心。我想在這裡指出來的，只是這次付印時我會把這譯本大大地修改了一番，使牠和以前的譯文差得很多。但這並不是說把「不」通的地方改「通」；「硬譯」的地方改「順」。相反的，我却把「通」的地方改爲「不通」，把「順」的地方也率性改爲「硬譯」了。至於錯的地方，沒有能改正的一定也有。反正這不是定本，而且已經有人在担任那定本的工作了。還有，這不是一本禮拜六派的小說，不預備給人躺在床上看。「硬」一點，也無妨。

很早聽說過一個讀者喜歡這譯文，我本想把這獻給她，但這人是誰到現在我已經記不起來了。最近有一個朋友寫信來問我：爲什麼我的文章裏面常常會充滿着怒氣，

她說看見我這人又好像完全沒有怒氣的樣子。現在憤怒又從我的萬年筆下洩出來了，不知道她看見這短文會有什麼樣的感想。我如今就把這本小小的書獻給她，願她更了解我一點。

一九三五年十月巴金記